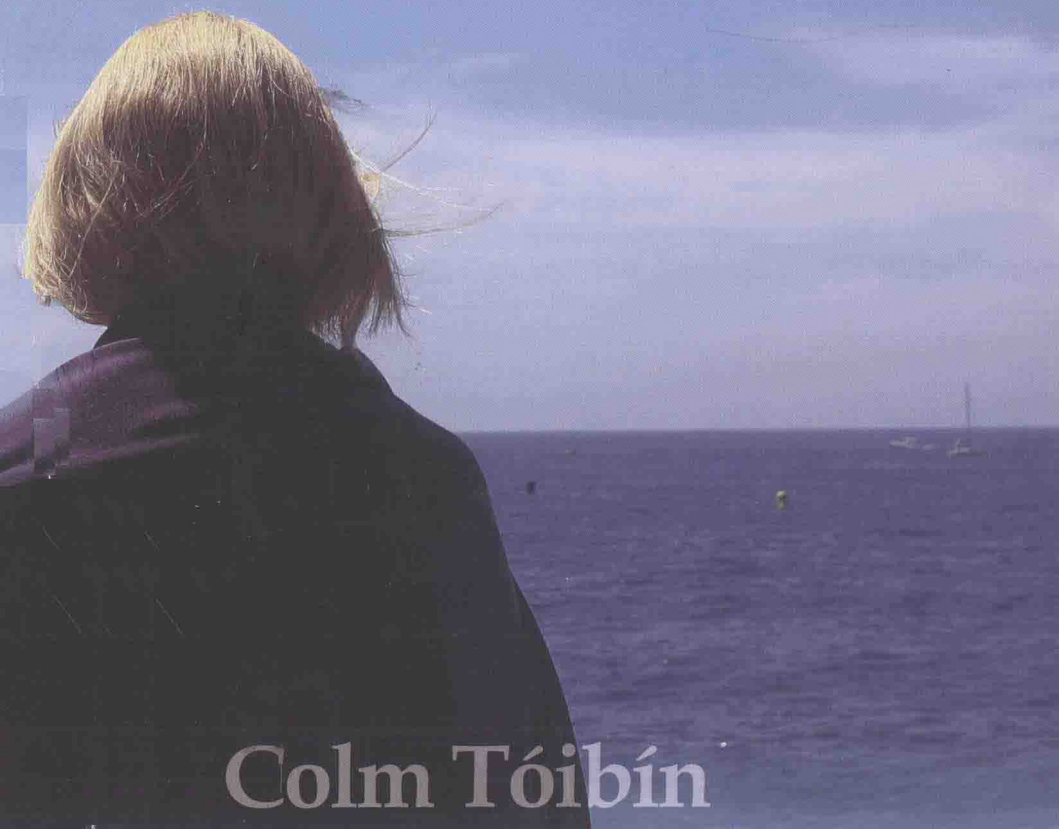


诺拉·韦伯斯特

柏栎译 NORA WEBSTER



Colm Tóibín

科尔姆·托宾 作品

诺拉·韦伯斯特

NORA WEBSTER

Colm Tóibín

〔爱尔兰〕科尔姆·托宾 著

柏栋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诺拉·韦伯斯特/(爱尔兰)托宾著;柏栎译.—
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21-5918-5

I. ①诺… II. ①托… ②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2665 号

NORA WEBSTER

by Colm Tóibín

Copyright © 2014 by Colm Tóibí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(RCW)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
©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(翻译基金)资助,特此鸣谢。

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Ireland Literature
Exchange (Translation Fund), Dublin, Ireland

www.irelandliterature.com

info@irelandliterature.com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856

责任编辑:方 铁

选题策划:彭 伦

装帧设计:李 佳

诺拉·韦伯斯特

(爱尔兰)科尔姆·托宾 著

柏 栎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发书在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3 字数 231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18-5/I · 4733 定价:48.00 元

纪念布里德·托宾（1921—2000）

尼尔·托宾（1959—2004）

“你一定受够他们了。他们还来个没完？”她的邻居汤姆·奥康纳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她，等她答话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。

“别开门就是了。要我就这么做。”

诺拉关上院子门。

“他们也是好意。大家都是一番好心。”她说。

“每晚都这样，”他说，“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。”

她只想回到屋里，不用再答他的话。他对她说话的口气，以前从未有过，那架势像是能对她指手画脚。

“大家是好意。”她又说了一遍，但这次说出口却心里难过，咬了咬唇才忍住眼泪。她看到汤姆·奥康纳的眼神，就知道自己一定是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她走进屋去。

那晚快八点时，响起敲门声。后厅里生着火，两个男孩正在桌边做功课。

“你去开门。”多纳尔对康诺说。

“不，你去开。”

“你们总要有人去开。”她说。

年纪较小的康诺朝门厅走去。他开门时，她听到了一个声音，是女人的声音，但没听出是谁。康诺把客人请进前厅。

“是住在法院街的小个子女人。”他回到后厅对她小声说道。

“哪个小个子女人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认识。”

诺拉走进前厅时，梅·莱西悲伤地摇摇头。

“诺拉，我这会儿才来。我没法告诉你我为莫里斯伤透心了。”

她伸手拉住诺拉的手。

“而且他那么年轻。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。在弗莱瑞街上我们都认识他们。”

“脱了大衣到后厅来吧。”诺拉说，“孩子们在做功课，不过他们可以搬到这边来开个电子壁炉。反正他们很快就要睡了。”

梅·莱西帽子底下露出几绺细细的灰发，围巾还裹在颈上，她在后厅落座，在诺拉对面，开始说话。过了片刻，孩子们上楼去了。诺拉唤了康诺，康诺害羞，没下来道晚安，但多纳尔很快来了屋里，和她们坐在一起，仔细打量梅·莱西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此刻应该不会再有客人。诺拉松了口气，那就不用接待彼此不相识或不喜欢的人了。

“总之，”梅·莱西继续说，“托尼在布鲁克林住过院，要不是那个人住进他隔壁的床位，他们聊了起来，托尼才不会知道他是爱尔兰人，他告诉那人，他的妻子是韦克斯福德郡人。”

她停下来抿起嘴，好似要想起什么事。突然，她模仿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啊，我就是那里人，那人说，接着托尼说她是恩尼斯科西镇人，啊我也是那里人，那人说。接着他问托尼她是恩尼斯科西哪儿的，托尼说她以前住在弗莱瑞街。”

梅·莱西盯着诺拉的脸，非要她露出感兴趣和惊讶的神色来。

“那人说我以前也住那儿。这是不是太神奇了！”

她停下来，等着接话。

“还有，他告诉托尼，他离开镇子之前打过一个铁器。这怎么说来着？盖瑞·克莱恩家窗台上的铁窗格还是防护栏。我去看过，还真

在那儿。盖瑞不知道那东西是怎么来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。但布鲁克林睡在托尼隔壁床上的那人说是他做的，他是焊工。这是不是太巧了？都在布鲁克林凑上了。”

等多纳尔去睡觉了，诺拉做了茶点。她用托盘装了茶水、饼干和蛋糕，端到后厅。她们对茶具一番品评后，梅·莱西喝了口茶，又开始说话。

“当然，我一直念着莫里斯。他们经常在来信里问起他。杰克离开前，他和杰克是好朋友。当然莫里斯也是个好老师。孩子们都很羡慕他。我经常听人这么说。”

诺拉盯着火光回忆起来，寻思梅·莱西以前有没有来过家里。她觉得是没来过。与镇上很多人一样，她认识她一辈子了，彼此打招呼，开玩笑，停下来聊聊新闻。她对她的事一清二楚，从她的闺名到她将来会被埋在墓地的哪个位置。诺拉曾有一次在音乐会上听过她唱歌，记得她尖细的女高音，是《家，甜蜜的家》还是《常在寂静之夜》，总之是这类的歌。

她觉得梅·莱西不常出门，除了去商店，就是礼拜天去做弥撒。

她们沉默下来，诺拉想梅大概就要走了。

“谢谢你过来看我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诺拉，我很为你难过，但我觉得应该等等再来，不想跟一群人一起围在你身边。”

她不再喝茶了，诺拉把托盘端回厨房时，觉得梅也许会起身穿上大衣，但梅坐在椅子上没动。诺拉上楼查看孩子们是不是睡了。她想着自己也去睡觉，把梅·莱西留在楼下，盯着壁炉徒劳地等她，为这个想法她暗笑了一下。

“姑娘们呢？”诺拉一坐下，梅就问，“最近我没见到她们，以前总是来来去去的。”

“艾妮在保克劳迪的中学上学，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了。”诺拉说，“费奥娜在都柏林上师范学校。”

“她们走了你就想她们了，”梅·莱西说，“我也想那些孩子，但好笑的是，他们当中我最想的是艾丽，虽然我也想杰克。有些事我说不清，但就是不想失去艾丽。罗丝死后我以为，诺拉你知道的，我以为她会回国定居，在这里找一份工作。然后她刚回来后一两个星期吧，有一天我注意到她闷闷不乐，这不像她，接着她就在桌边哭了，那时我们才知道她在纽约的男朋友不让她回国，除非她跟他先结婚。于是她谁都没告诉，就跟他在那儿结婚了。‘唉，艾丽，既然事已至此，’我说，‘你得回到他那儿去。’我没法面对她，也没法和她说说话，后来她把他们在纽约的合影寄给了我，但我没法看。这世上我最不想看的就是他俩。但我总是可惜她没留下来。”

“是的，听说她要回去我也可惜，但或许她在那儿挺幸福的。”诺拉说着突然想到是不是说错了话，因为梅·莱西忧伤地垂下眼，脸上闪过痛苦的表情。

梅·莱西开始在手提包里翻找，戴上一副老花镜。

“我以为自己带了杰克的信过来，但一定是忘带了。”她说。

她瞅着一张纸，又去看另一张。

“没，我没带来，本想给你看的，他有事要问你。”

诺拉没说话。她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杰克·莱西了。

“等我找到那封信可能会寄给你。”梅说。

她站了起来。

“我想他最近不会回国，”她边说边穿大衣，“他在这边能干吗呢？他们在伯明翰有自己的生活，他们叫我过去什么的，但我对杰克说，我不想死前看到的是英国。不过我想他应该会乐意在这儿留点东西，一个他能来看望的地方，也许艾丽的孩子或其他人也会回来。”

“嗯，他来还有你在啊。”诺拉说。

“他以为你要把古虚卖了。”梅戴上围巾。她像是不经意地说出这话，但当她看向诺拉时，眼神严峻而认真，下颌颤抖起来。

“他问我你是不是准备卖了它。”她说完就抿紧了嘴。

“我还没计划。”诺拉说。

梅又抿了抿嘴，没有动。

“我真该把信带来，”她说，“杰克一直很喜欢古虚和巴里肯尼加。他以前和莫里斯还有其他人一起去的，一直记得那地方。那地方也没怎么变，人人都认得他。上次他回家，镇上一半人不认识了。”

诺拉没说话。她希望梅快走。

“我会告诉他，我反正已经跟你说过了。我只能做这些了。”

诺拉没回答，梅看了看她，显然对她的沉默感到不悦。她们走出去站在门厅里。

“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诺拉。我只能对你这么说了。这是我的亲身体会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诺拉打开大门。

“梅，谢谢你来看我。”诺拉说。

“那么晚安，诺拉，照顾好自己。”

诺拉望着她缓缓地沿着步行道回家。

十月的一个星期六，她开着老奥斯丁 A40 驶向古虚。她让孩子们和朋友玩，没告诉别人自己去了哪儿。从秋到冬，那个月中她的任务就是忍住眼泪，为了孩子，也许也是为了自己。孩子们渐渐习惯了父亲不在的日子，但她那像是毫无来由的哭泣吓到了他们，让他们不安。她现在意识到，他们已经一切如常，仿佛没有失去什么。他们已学会掩饰自己的感受。她则学会了发现危险信号，一些想法会导向另一些想法。

她以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程度来衡量与孩子们相处是否成功。

她在巴拉夫村外驶下山坡，一眼看到了海，想到自己还是头一次独自走这条路。那些年里，年纪尚小的儿女，总有一个会在这里喊起来：“我看到海了！”她得叫他们坐下，安静。

在黑水村，她想过要停下来买包烟、巧克力或别的什么，好迟些到古虚。但她知道会有熟人看到她并想对她表示同情。动辄就是这种话，“我很遗憾”，要么就是“我对你的事感到难过”。他们异口同声，但回应却没有固定程式，说“我知道”或“谢谢你”，听着怪冷淡的，还空洞。他们还会站着朝她看，直到她恨不得立刻离开。他们拉着她手，注视她眼睛的样子，有种饥渴在里头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对别人这样做过，觉得应该没有。她右转朝巴里肯尼加驶去时，意识到如果大家开始避着她走，她就感觉更糟了。她突然想到他们可能已经这么做了，只是她没注意到。

天空阴沉下来，雨滴砸在前挡风玻璃上。这里似乎更荒凉，风比通往黑水村乡村路上的更大。她在球场路右转前往古虚，让自己暂时沉浸在想象中：此刻是不久前一个阴沉的夏日，快要下雨的天，她去黑水村买猪肉、面包和报纸。她将这些东西轻轻扔在后座，一家人都在石灰池旁边的房子里，莫里斯和孩子们，也许还有一两个朋友和他们在。孩子们睡得晚，没了阳光他们感到失望，但这不会阻止他们打球、在房子前胡闹、去海滩。要是整天下雨，当然只能待在家里打牌，然后两个孩子会焦躁起来，找她诉苦。

她任凭自己留连在想象中。但一看到大海和科里根家屋顶后面的地平线时，这些想象对她都无用了，她又回到了坚硬的世界。

她开上车道，打开电镀大门的锁，把车停在房前，又关上大门，这样没人能看到她的车。要是老朋友在，她会很高兴，卡梅尔·雷德蒙、莉莉·德弗罗，她们会和她平心静气地聊天，不提她的丧亲之

痛，也不说她们多么难过，只说小孩、钱、兼职、现在生活如何。她们会听她说。但卡梅尔住在都柏林，夏天才来这边，莉莉只是不时前来探望母亲。

诺拉靠在车座上，海风在旁呼啸。房子里会很冷。她应该带上更厚的外套。她知道，希望朋友们在这里，或是像这般留在车里发抖，都只是为了拖延打开房门走进空荡荡房子的那一刻罢了。

一阵更为猛烈的风啸声，仿佛要把车子卷走。之前她不允许自己去想，然而这些天都明白的事，钻进她的心里，她答应自己，再也不来这地方了。这是她最后一次来这栋房子。她现在进去，走进这几间屋子，带走私人物品和不能扔掉的东西，然后关上门，开车回镇上，从此往后，再也不会黑水村和巴里肯尼加之间的球场路拐弯了。

她吃惊的是自己的坚决，这么轻易就抛下了旧日所爱，把这栋位于通往山崖路边的房子留给他人去了解，让他人夏天过来，在房子里装满不同的声音。她坐在那儿眺望海上阴云密布的天空，叹了口气，终于让自己感觉到，究竟失去了多少，将会要怀念多少。她下了车，在风中站稳身子。

大门对着一个小厅。两侧各有两个房间，左侧的房间里有上下铺，右侧是起居室，后面有小厨房和浴室。起居室一边是他们的卧室，离孩子们的卧室远远的，安安静静。

每年六月初，星期六和星期天，哪怕天气不好，他们一家子都会来这儿。他们带来刷子、拖把、洗涤剂和抹布，清洁窗子。他们带来晒好的床垫。这是一个转折点，日历上的这个标记意味着夏天开始了，即使这个夏天阴暗迷蒙。如今在她想要回忆的那些岁月里，孩子们总是吵吵嚷嚷，起初兴奋雀跃，像是“唐娜·里德秀”^①里的美国家庭。

^① 唐娜·里德秀：美国ABC电视台在1958—1966年间播出的一档情景剧。

他们模仿美国口音，彼此提意见，但很快就厌倦了，于是她让他们自己玩，或者去海滩，或者去村里。这才开始艰巨工作。孩子们不碍事了，莫里斯就能干些油漆活，在水泥墙上刷水粉，盖上地板上亚麻地毯的洞，她则修补有霉点和不少脏污的墙纸，干这些活得全神贯注，四周安静。她喜欢测量到每一寸的每一分，用适当的手法不停地搅拌糨糊，把修补墙纸的亮色新纸片剪成花朵状。

费奥娜讨厌蜘蛛。这事诺拉现在还记得。打扫房子最主要的是扫除蜘蛛、甲虫和各种爬虫。男孩们喜欢听费奥娜尖叫，费奥娜自己也喜欢尖叫，尤其是当她父亲用复杂的动作作势保护她的时候。“在哪里？”他装作《杰克与豌豆》中的巨人，大喝一声，费奥娜就奔过去一把抱住他。

她走进起居室时想，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无法挽回。房间狭小冰冷的样子给她一种莫名的满足感。屋子的镀锌锡顶一定漏水了，天花板上有新的水印。狂风挟着雨幕打在窗玻璃上，房子发出嘎嘎声。窗子很快也得修理，木头已开始朽坏。而谁又知何时悬崖会侵蚀至此，然后地方议会下令拆掉房子？现在轮到别人来担心了。别人会修理这些漏水的地方，解决墙壁受潮的问题。别人会重排电线，粉刷老房，或者适时让它复归尘土。

she会把房子卖给杰克·莱西。当地居民不会买它，他们知道与本特利村、克拉克劳村和莫瑞斯堡的房子相比，这是多不划算的一笔投资。而从都柏林来的人，看过这房子状况，都不会买它。她环顾房间，颤抖起来。

她走进孩子们的房间，然后是他们自己的房间，她知道对于伯明翰的杰克·莱西，拥有这房子是一个梦想，那是在烈日炎炎的星期天，少男少女们骑着车的那一部分回忆，是明亮而开敞的种种可能。另一方面，她想到一两年后，当他回爱尔兰待上两星期时，他走进这栋房

子，天花板掉了一半，蜘蛛网到处都是，墙纸卷了皮，窗子破了，电也断了。夏日整天细雨霏霏，天色阴沉。

她翻了所有的抽屉，没有东西是她想要的。只有黄色的报纸和几捆绳子。就连盘碟和厨房用具都不值得带回家。卧室里，从衣物柜中找到一些照片、几本书，她把这些收好带走。其他没有了。家具不值钱，百叶窗又脏又破。她记得这些都只是几年前从韦克斯福德的沃尔沃思超市买的。这房子里所有东西都朽坏，褪色了。

雨势变大。她从卧室墙壁取走一面镜子，发现与周围掉色的肮脏的墙纸相比，镜子后面那一块非常干净。

起初她以为听到的敲门声是大风把什么东西撞击门窗的声音。但响声持续不断，她听到了人声，意识到有客人。她吃了一惊，以为没人看到她来，没人看到那车。她第一反应是躲起来，但知道已经被看见了。

她拉开门帘，大门被风直刮进来。外头的人穿着宽大的连帽外套，大帽子遮住半张脸。

“诺拉，我听到车的声音了。你还好吗？”

帽子拉下，她认出是达西太太，自从葬礼过后就没见过她。她关上门，达西太太跟她进去。

“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？”她问。

“我才刚到几分钟。”诺拉说。

“上车，去我家，你不能待在这儿。”

她又听到这种凶巴巴的声音，好像她是小孩，自己拿不定主意。自从葬礼之后，她就尽量不去在意这种口气，或者忍着，尽量把那理解为善意的简单表达。

就在刚才，她还准备从房子里拿走她的少数几件东西，放进车子，离开古虚。但现在不行了，她得接受达西太太的好意。

达西太太不和她一块儿上车，说自己浑身湿嗒嗒的，她会走着回家，诺拉开车过去。

“我还得要几分钟，一会儿我跟过去。”诺拉说。

达西太太不解地看着她。诺拉想要把话说得平常，却带上了神秘兮兮的口吻。

“我就想带几件东西回家。”她说。

客人的目光落在书籍、照片和靠墙的镜子上，然后迅速扫了一圈房间里的其他东西。诺拉觉得达西太太立刻明白了她正在干什么。

“别待太久，”她说，“我会给你备好茶点。”

等达西太太走后，诺拉关了门，回到屋里。

结束了。达西太太环顾房间、一览无余的目光，使之有了真实性。诺拉将会离开这房子，再不回来。她再也不会走上这些小路，不会让自己后悔。结束了。她拿起收拾好的几件东西，放在汽车后备箱里。

达西太太的厨房暖意融融。她用碟子装了刚出炉的烤饼，涂了融化的黄油，又倒了茶。

“我们在想你会怎么样。比尔·帕勒告诉我们，他去你家那晚，房子里都是人。可能我们都应该去的，可是我们想，等到圣诞节过后吧，到那时你会喜欢人多点儿。”

“来的人很多，”诺拉说，“不过你知道，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。”

“嗯，很多人喜欢你。”达西太太说。

她解下围裙，坐了下来。

“我们都在替你担心，以为你不会再来这儿了。这事发生时，卡梅尔·雷德蒙不在这儿，她大吃一惊。”

“我知道，她写信给我了。”诺拉说，“还打电话来。”

“她告诉了我们了，”达西太太说，“那天莉莉在这儿，她说我们应该盼着你来。以前我一直期待你们过来收拾房子的那一天。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好天气的开头，看到你们过来，心情就好了。”

“我记得有一年，”诺拉说，“雨下得很大，你可怜我们，让我们都来这儿喝茶。”

“你知道，”达西太太说，“你的孩子都教养极好，培养得当啊。艾妮以前常来看我们。他们都来的，但她是我们最熟悉的。还有莫里斯星期天会来，如果广播里有比赛的话。”

诺拉看了看外面的雨。说到这儿像是要误导达西太太，告诉她他们以后还会来这里，但她不能那么做。她觉得达西太太明白她的沉默，正在探寻端倪，从某些说过的或没说过的话来证明她的感觉，诺拉要卖掉这房子。

“我们已经决定，”达西太太说，“明年我们为你装修那房子。刚才我看了，只要修补一下镀锌就好，我们这边的谷仓正要修补，然后他们能去忙你家的。我们轮流把剩下的地方修好。我有钥匙，我们能给你一个惊喜，但莉莉说，我得先问问你。我准备圣诞节之后做。她说那是你的房子，我们不能闯进去。”

诺拉知道现在得告诉她了，但达西太太的话里满满的热情令她开不了口。

“但我想，”达西太太接着说，“你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竣工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用说，只要让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要我们修房子。我会留着钥匙，除非你想要回去。”

“是的，当然没问题，达西太太，钥匙你留着吧。”

朝黑水村开去时，她心想，也许达西太太一直觉得她要卖掉房子，认为把房子打理一番，就会增加它的价值。也许达西太太什么

都没多想，也许是诺拉自己太过在意每个人，猜测他们是怎么想她的……但她知道，自己把车停在屋前又关了大门，在达西太太拜访时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以及没有立刻接受或拒绝她提出的帮忙打理房子的计划，这一切都显得奇怪。

她叹了口气。这事一直尴尬又麻烦，如今总算结束了。她会写信给达西太太、莉莉·德弗罗、卡梅尔·雷德蒙。以往当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时，常常次日早晨就改变主意，但这次不是，她不会改变决定。

在回恩尼斯科西的路上，她开始计算。她不知道房子价值多少，得想好一个数字，然后用信封装了寄给杰克·莱西。她不想和梅·莱西讨价还价。如果他提出的价格比她要的少，只要合理，她便也接受。她不打算在报纸上刊登房子出售的消息。

车子的税和保险到圣诞节过期。她一度打算卖掉车子，但如果卖了房子，她想，就会留着车，或买辆新款。卖房的钱还能让她给莫里斯买下那块她看中的黑色大理石墓碑，明年夏天能在克拉克劳村租一两周的房车。剩下的钱，可以留作家用，给自己和女儿们买几件新衣，再留一笔紧急用款。

她心中一笑，这房子将会变成几年前夏天有人送给康诺的两先令六便士。不记得是哪年夏天，不过是在他父亲患病之前，当时他还不懂这笔钱的价值。康诺把这两先令六便士给了莫里斯，整个夏天都在提醒他，每次他们去黑水村，他就提起这笔钱，理直气壮地问父亲要分期付款。他们告诉他这笔钱已经没了，他还不信。

她给梅·莱西写信，里面封了给杰克的信。过了没多久，收到回信，他同意她提出的价格。她又写信过去，留了镇上律师的姓名，此人会起草买卖合同。

她等到合适的时机，把卖掉古虚房子的事告诉儿子们。她一开口

就惊愕地发现他们非常在意，听得非常专注，好像认真地听就能听到什么对他们未来有严重影响的事了。她对他们解释这笔钱的用途，就明白他们已经知道她计划过卖车，尽管她未曾说起此事。她说他们会继续拥有这辆车时，他们并没有露出笑容，甚至都没显出松口气的样子。

“我们还能上大学吗？”康诺问。

“当然能，”她说，“你怎会这么想？”

“谁付学费？”

“我另外存了笔钱。”

她不想说也许他们的吉姆伯伯和玛格丽特姑妈会付学费。他俩是莫里斯的哥哥和妹妹，未曾结婚，还同住在镇上老家的房子里。两个男孩仍然一动不动，目不转睛盯着她。她去厨房煮水，等回到屋里，他们还是没动。

“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度假，”她说，“可以在克拉克劳村或罗斯莱尔村弄一辆房车。我们还没住过房车呢。”

“我们能和米切尔一家一起在克拉克劳村住吗？”康诺问。

“如果我们高兴的话。可以弄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去，然后也在那段时间过去。”

“是去住一两个星期吗？”康诺问。

“如果我们高兴的话，再长些也无妨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们要买、买一辆房、房车吗？”多纳尔问。

“不是，我们会租一辆。买一辆就事太多了。”

“谁来买、买房子呢？”多纳尔问。

“这事现在得严格保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说给别人听，我觉得梅·莱西的儿子会买下来的，你知道，在英国的那个。”

“她来这儿是为了这个？”